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序

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予疇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遥見一徤步黄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叅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

不自實滅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
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
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莘手而授之
且曰吾集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
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
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萬里與公
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發政
坐廟堂進退百官而萬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

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萬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俟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仗漢節使强敵即其庭伏穹廬不肯且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嬖竊樞臣之位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劌心於山林風月之場雕龍於言語文章之圃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

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敖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噴呻噫

欠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離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决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

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袵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子不死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盛東南絕境也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之號石湖居士云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為姑蘇人其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國周公之銘詩在紹

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詞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放於今學者每病乎通之難者何也訓詁家者流曰象必有類義必有比不釋其象其類某肖也不解其義其比某若也其學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味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者流

曰訓詁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詁忘義理是謂守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覺者為之至指秫稻為糟粕而水泉精醇廢秫而飲泉以求旨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般奕必秋而況經乎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為之如得曹野葛張老食菫之方秘而藏之他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盡善乎其學能使人見獨而

超詣及鑿者為之如幻人之吐火可曜不可以燎也今有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不膠為義理而不䆊為師承而不蚩為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四家者之長使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

意如論正錯之説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三江之説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流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説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葢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

曰思庸復歸於毫而曰復歸於毫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末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為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予尤愛之可以為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叙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

言信而非矜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

送郭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於人乎哉吾友郭克明之子才舉家書生也以賣文授徒為生産作業今乃得

耿中丞張平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崐崘磅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常也變也皆不逭吾盈虛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逹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

慶元丁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户曹掾趙君彦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髙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户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闕典歟近已旁搜逺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衆印以傳諸好詩者

且以為寒廳之寶王大弓顧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遂建大將旗鼓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其孫乎三也烏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為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無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韋風紫蔓長即

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鸛子曳童衣即闕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於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久莫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言必未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

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君其爲我商畧焉慶元乙夘熟食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興能士之羣試於有司者至於盈數蓋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印岡之羅吉水藺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於邇年汲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

氏若加少然二氏者或散而羣從至於同産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矣然又盛者羅氏之一人令為二千石曾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令為右史而孫氏則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將皆光顯矣而正之獨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立誼大夫同薦見於鄉既又與從之同薦相識最早晩乃識正

之於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
殿下考官國子監司業林譓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
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寘之異等而其中用魏
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
是名滿中都朝士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别學日益
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琱多至百
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詞
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而察之

無一詞半語越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少假之年猶不可歟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予是以重悲之後之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究也使正之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南

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二月朔

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高宗皇帝厲精更化載震乾剛有赫離明

総攬福威四闢言路廩廩乎慶歴天祐之未遠也而士習

壊隤噤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遠方歴詆諸公移書執

法詭以死義其言剴切痛心刮骨見者朗誦聞者遞告

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皆想見其風采予時為贑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又恨當時未有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後三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新安使君寺丞清叟時為長掌故一見傾豁定交首問公無恙則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曹則内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過祥刑使者而已問公之文集則網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未有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與寺丞公别又十年今三月七日寺丞公自新安不

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書抵予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之可不可也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遂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書文狐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概而有毅氣蓋將與有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歷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

有三病焉其賦性病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哀去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

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客楊萬里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御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於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名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為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

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
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
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
遣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
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
君曰聖門之學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
有鄉先生陳公晉之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
老而後得舒鼎昭兆不足爲古瓘斝紀甗不足爲珍然

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顧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於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証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之篇

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禇常疾愈虞二人邦政辭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膏肓而醫國者之玉醴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又次矣慶元甲申具位楊萬里謹序

澹菴先生文集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

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郤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説士之夸詞以今揆古古為夸矣以今觀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强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

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遠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舐斥時窜譎寘嶺海愁狖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

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啚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悽奇云至於騷詞涵茫嶄崒鉥劌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惆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柲裒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

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録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顔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於中夏名振於外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甞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

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葢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繫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龍湖遺藁序

予嘗觀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於今日其中甲科在

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閣也其不至於部刺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遴之艱故揠之岐歟吾友衡陽段昌世字秀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萊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至以忠言當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惟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遴之之艱歟然同年生其前乎秀成二三人者或持鈞樞或掌絲綸而秀成獨不幸蚤世終官於水衡都内而止耳哀哉秀成天之生斯人

也其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位且不年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耶哀哉秀成哀哉秀成秀成既沒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子嘗與秀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詩清婉而其文清潤讀集見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亾久矣其人亾其文存其人豈亾也未可輟卷而永慨也夫慶元戊午十月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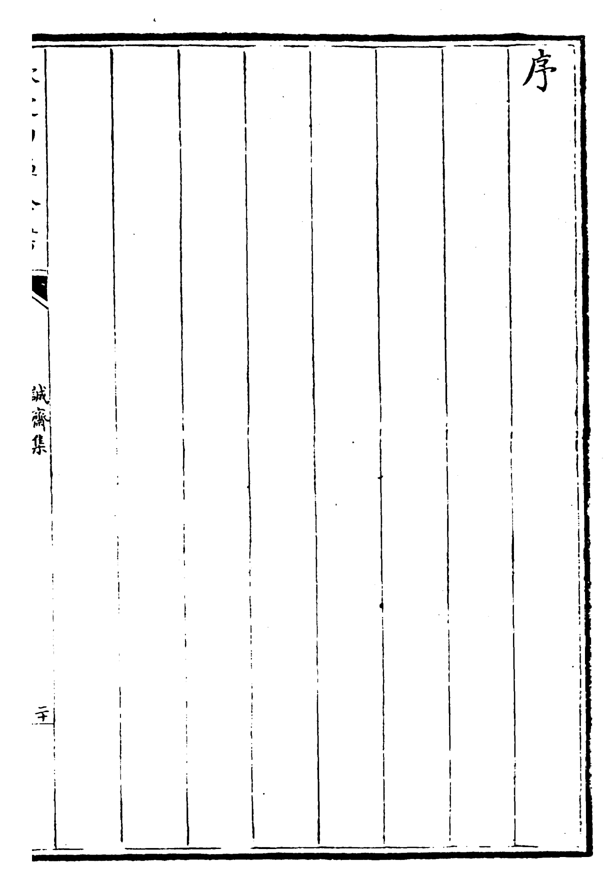
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存齋覽古詩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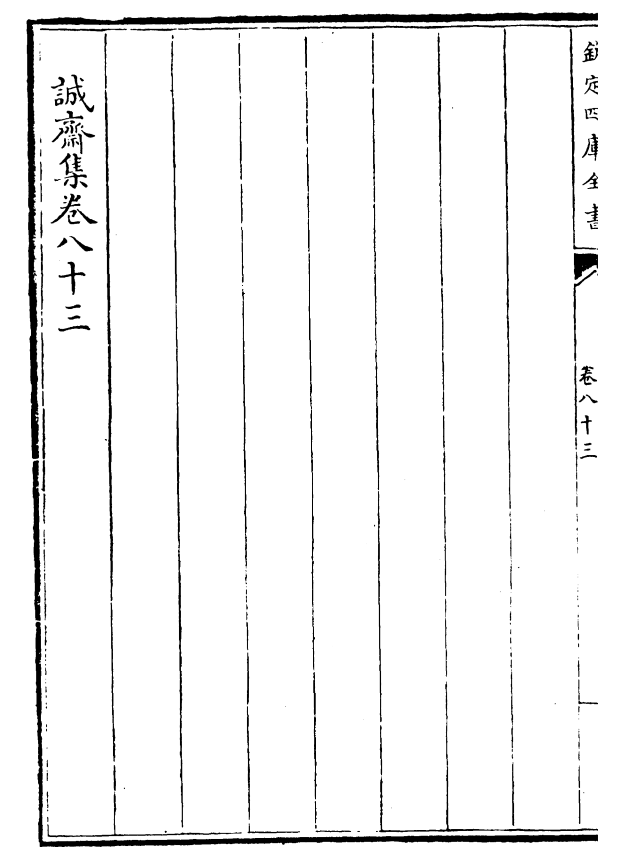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歟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詳觀而密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焉攸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詞有弗干干之意必忤有弗違違之色必改有弗競競之辭必拂欲揜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其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歟或曰異乎吾所聞矣

吾聞何公干之無忤意而意有威於五兵違之無改色而色有凜於秋霜競之無拂辭而辭有厲於烈風何公亦有動矣靜者然乎哉予固心疑之而未有以釋之今年九月公之子淦江宰子頡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得失其淑慝其正邪其焯然者公以一弗以議為也有至善晦於裏而不白於其表大惡伏於隱而莫覿於其

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擿之於策書之外暴之於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公之以衮斧予驚且嘆曰予之知公淺之為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静者作之莫能也静故明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遷是書也其在六經其深於春秋者耶其静之至者耶因書其說以答子顏徳器諱侑存齋其自號也子顏名洪其賢有父風云慶元已未十一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



序


誠齋集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一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序

陳簽判思賢錄序

吾友開州使君上蔡陳侯師宋之子元勲好古而尚德初尉吉之永豐屬因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賢進拜設奠退而周視其阡門

墻壞隤惘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為記其役元勲於是作思賢録之書既又為舂陵從事繼崇公所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舘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於是又作思賢續録之書秩滿來歸宜春以二書寄予曰元勲官二郡皆故有崇公之遺蹟尊其徳懐其人竊有慕用之志焉二書所以見元勲之志也願從先生乞一言以發揚元勲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善如子之志也抑詩不云乎髙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不云乎見賢思齊焉

夫景行而不行則如勿景見賢而不思齊則如勿見子其楙之嘉泰元年四月初吉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

送侯子雲序

古者醫不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於世昭駐伯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或莫能名其為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愈故三十年間名震於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子雲盡

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然吾猶有贈馬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眡乎疾者之貴賤也勿貳乎招者之貧富也勿芥乎酬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療不功有之乎無也顧吾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彰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於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嘉泰元年六月末望誠齋野客楊萬里

序

頤庵詩集序

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

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絶矣惟晩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父順庵居士之詩藁命予為之叙放翁

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黄昏愁弔影雲牕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踈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牕外一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鷄犬未鳴潮半落草虫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嘉泰元年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澉溪居士文集後序

鄉先生澉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具最三郡及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為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於州縣不宏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實非董子所賦仕不遇者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呂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顔冉是也駁乎遇不遇之間者孟

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者也其亦駁乎遇不遇之間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慕用其選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原以上書北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與彼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與之二子之事後世無傳焉而其名至

今與日月爭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宋之子雲乎彭賀州之啓其亦有求而不與者乎道原不求而與之非遇乎抑又聞之雖有南威之容匪褰修不妍雖有太冲之賦非士安不傳道原之文與詩質而珍槁而滋寥乎朱絃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猶昔也昔無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迺玉乃金誰敢改諸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翼夢弼攜澂

溪文集以示予敬書其後嘉泰元年六月庚子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滛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鑪再變而

為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為四夷來王再變而為為政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吾倩陳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壯麗而不浮駸駸乎晚唐之味蓋以詩人之情性而寓之舉子之刀尺者歟至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為題所掣可謂難矣蓋一嘗試為我賦為政以德之題乎惟蟻封乃見子王子之馭嘉泰辛酉九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應齋雜集序

淳熙季年海内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雷燿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天顔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蹇然喟曰堯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子神孫枝葉扶疎俊乂無寡獨無一武誕寘左右是謂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邇臣各舉屬籍之良者

二人居亡幾何舒戭奮堪閭平政駿茹拔鷺振大者台
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无咎是時方髙卧南州狎
東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谷賦詩把酒
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无咎者
君子至今恨之或曰其諸无咎之才之未卓歟曰无咎
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
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
非不才無文之生也才與文之生也四子且然无咎可

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為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為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无咎既沒其子汝謩來為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編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竅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无咎生無遇也沒而詩文

可傳未為無遇也无咎可以無憾矣盧陵楊萬里序

曾无媿南北邊籌後序

蘭溪曾无媿閉門下帷三十年鑽敗素瑂俊語對占義以應明有司之求亦既蒙有司薦之詣太常矣無遇而歸人皆知其為進士也予曰是淺之為知曾子者也所謂知我如此不幾於罵者歟或曰何如斯可謂知曾子矣曰吾嘗見其南北邊籌之書矣其於秦漢三國二晉宋齊梁陳魏周隋氏之史若木蠹蟻不穴不止若燭炳

幽不覩不休其君臣之良若窳也其地利之堅若瑕也

其國勢之競若羸也其兵制之銛若鈍也如身詣其國

目眡其時手執其事而心畫其策無俟於胥諏而逆折

其枉直無逢於相角而前料其捷北也為人謀國者可

不置此書一通於座右乎異時孝宗皇帝英武於鑠慨

然有吒開四方混一兩儀之志仄席奇傑寤寐策謀使

見此書當拊髀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又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然則曾子之為名士進士

而已也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古之君子道克乎其中必施乎其外故用於時者施也傳於後者亦施也然用於時或不傳於後傳於後或不用於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幸焉生而用沒而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不傳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沒而傳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豈非不幸之不幸也歟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

馬曰臨漢居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也曰懷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位於朝出漕湖南後家於襄陽遂為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能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伈俔於世有官而終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高雅嘗宰祁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於衡之常寧者三十年此君子之一不幸也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韻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

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皆無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也玆非所謂生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不幸之不幸者歟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盥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瀉灩澦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

宮廷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歟昔人之詩有詩傳而人逸者矣二南是也有人傳而詩逸者矣祈招是也有人與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祭公謀父之作雖逸於三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猶畧見於檮杌之史者以子革之誦也二曾之詩昔無傳而今有傳不以朝宗能誦之歟不曰二曾不幸之幸歟不曰後學大幸之幸歟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右以補呂居仁之遺云伯容名紘顯道名思朝宗之於顯道如李漢之於退之

故二居士之詩朝宗得之於德曜德曜得之於懷峴懷峴得之於臨漢嘉泰癸亥四月丙辰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

三近齋餘錄序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宫講讀一日入講尚蚤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浩然賈島詩集二人相視而嘆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

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或曰二子亦過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歟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於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為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之上是已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於近必見知於遠病不遠耳遠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足較哉故曰是二

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顧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之病牢不可砭坐是落落是可歎也正夫自幼有官然其於世未汲汲也顧獨有汲汲者不於仕而於學閉荆扉呻槁簡不窺市朝者十餘年其學以忠孝為根幹以詩騷為菁華以議論為藾粟觀其詞探其中可以知其為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弗之肯颺裒其寶弗之肯曜雖至切至篤彼一處顯則絕

不與通庭無我一武几無我一字他日其人退而歸正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況踈者乎晚乃被薦名為中都官滿歳應還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郡期年又請祠以去亡幾何而没後二十六年其詩文乃出士大夫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也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夫何憾焉予得為正夫悲且歎也如落木森猶力寒山淡欲無如地迥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涼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净歸鬓與山青不減晚唐諸子

又如墮蕊盡應輸燕子嫩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園如身閒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秋生列岫雲尤薄泉漱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馬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在蘭也至於騷詞如釣臺沐髪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遊天問之海頡頏幽通思玄之圃矣至於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又簋飧豆肉之可以求飽也笥裘篚纊之可以禦冬也使其遇合其功用可量哉紀之甗鄭之

瓚櫝而不雕瑳而不啓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有不可揜者惟其不求知是以不可揜也歟其子高安使君淹詮次其詩文凡四百八十餘篇正夫自題曰三近齋餘錄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予不得辭正夫諱從其官簿嘗歷弋陽主簿福州司理叅軍知麗水縣幹辦諸糧料院倅臨安添倅天台知信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年六十終官朝散郎嘉泰三年七月四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

杉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

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緇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績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為貴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抑揚騣歌而奏清廟之瑟鶡冠胡服之競麗而覿黄收純衣之褧其有大勲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

而師馬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説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馬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説也今兩先生逺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杉溪先生拔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既摛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於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

罪坡谷二書皆毁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黄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腐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也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

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杉溪諱才卲字美中瀘溪諱廷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杉溪再中宏詞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學士瀘溪為國子監簿官直敷文閣奉祠云年月日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楊萬里序

周易宏綱序

古有其事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為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愕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為之說

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乎

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倡之矣

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

和也復倡而為之説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

信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

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

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

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淳熈

戊申予與亡友延之同寮因語及之延之大喜曰此古人未嘗言平生未嘗聞也予猶疑之今年二月吾鄉之士西昌劉文郁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亦曰八卦者古之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亦不可乎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問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

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已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榮其親首來謁予予始識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敏竊自歎予之老且衰也今以老衰之思乃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説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揆從周之心從周

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仕為雷之郡博士雷之士無遠邇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雷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嶺之南士海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綴而為此書其於天人事物之理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藴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天下國家治亂之柢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

至白以鈎夫至玄自至弘以察夫至纎其於學者之學易蓋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修梯歟雖然其往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嘉泰甲子七月庚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遞鐘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攜來示予是夕霜月入簾寒欲隨指爲予作流水高山申之以易水終之以醉翁咏其聲清激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酸骨予命之曰遞鐘云年月日

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

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簡

於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纎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重是書也其藴道之王府陶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

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

者親聞者畧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羡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羡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廬陵楊萬里後序

北牕集序

北牕先生鄒公和仲紹興丙子為章貢觀察推官予時為户曹掾以鄉鄰故相得驩甚每見必論詩未嘗不移日也公之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云勸雷且卧

鼓如讀人詩卷云聲名藹作紫蘭馥詩句清於黃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不知温似越石乎越石似温乎今其外孫曾叔遇盡得公之詩文若干卷將刻板以傳於學者豈惟學者之幸抑亦予之幸慶元庚申六月二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四

謹案卷八十二第五頁前八行聞報而歸原本報訛教据別本改

卷八十三第四頁後六行如得曹野葛張老食堇之方按本草注魏武啖野葛至尺此曹字下當有啖字又按唐書張果傳帝曰吾聞飲葛無苦者奇士也因取以飲果此食字當作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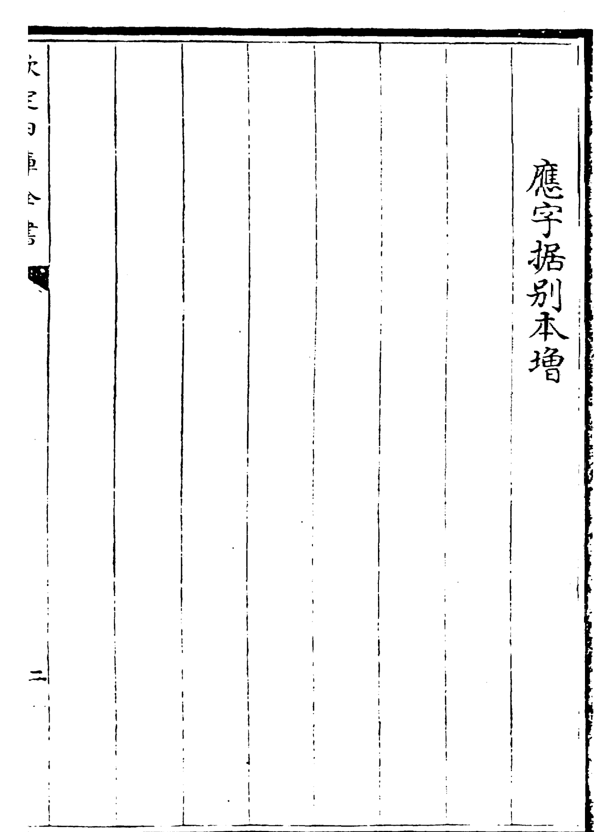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五行如日氣抱殘虹原本脫抱字据全唐詩增

第十一頁前四行有赫離明原本離明訛黎民据別本改又五行總覽福感原本脫總字据別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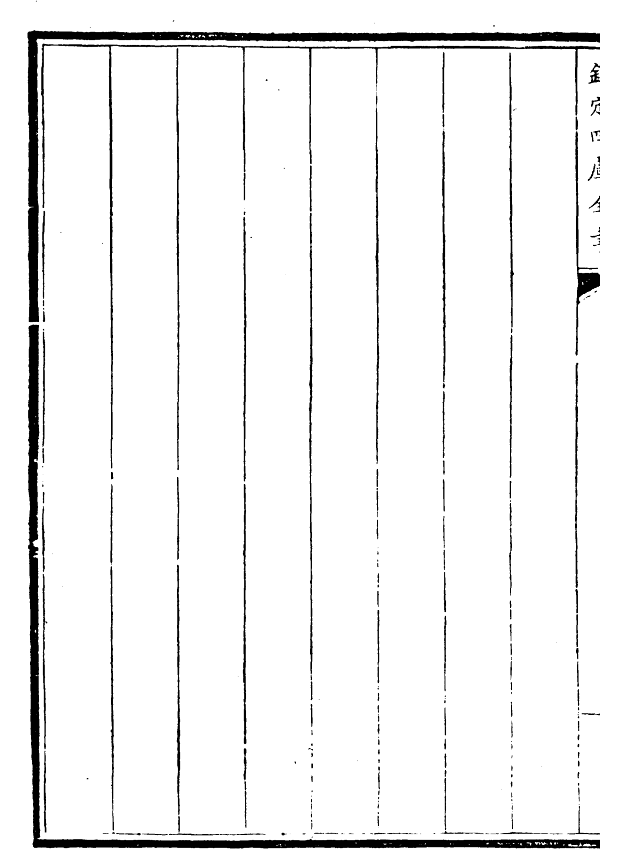
卷八十四第九頁前八行然則曾子之為名士進士而已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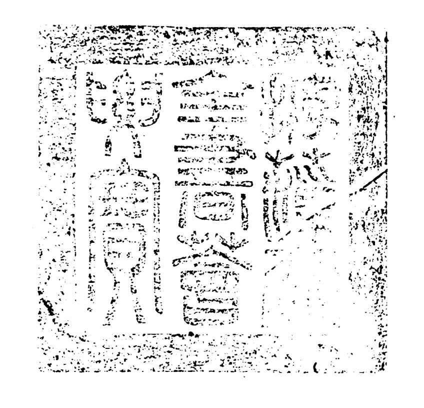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七行蔚乎若玉井之蓮原本脫井字又蓮訛連据別本增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又如墮莖盡應輸燕子原本脫



應字据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六經論

易論

論曰聖人之教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也言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

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詣天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於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情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

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下自此絶指塗為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聖人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

死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為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捐其思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貌信乎吾言而心無得於吾言道非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者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聖人之意聖人自不能盡於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曰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

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為江海夫豈若是澗溪者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茫也黝乎其幽也

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焉在其後有象矣辭焉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挍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悦悦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之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

吾之盡則道也者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酒者覺而言之於童子曰奚而醒也彼以為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不能言盡意也其見與童子異不異也謹論

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遺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遺與棄遺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

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於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徳吉凶悔吝紛然歯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瀆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聖賢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踈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

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則以不跡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斧斤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

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无方也易无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方焉有體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灑埽之末以達乎精義之神動容周旋之

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畫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於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裘以求燠者之智也且禮亾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子之徒有問乎聃者

鴈行避影而後進而聃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聃是已謹論

樂論

論曰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静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觸其機也聖人欲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觸

焉而無動則能使天下之吾從者天下從聖人者也使天下之自從者不從聖人者也從聖人者非從聖人之至也不從聖人者從聖人之至也蓋從聖人則亦勉焉以從於人爾從於人未必得於已勉而往亦必廢而歸是故所從者雖聖人也人耶我耶至於不從聖人而自從者非其心欣然以啓也其何能決然以趨也欣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驅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

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捥而進不嘘而高不引而深者矣是故欣然之心者進道之機也歟聖人者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於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其初易之無所倚聖人申之以禮之可踐宜亦可以少足矣雖然禮之道可以踐也而踐之者未必決然也豈非欣然者未動勉焉獨行歟人之情安於倨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逑於

得而禮緩之以遜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乃天下亦有所不能盡安者耶夫使天下之情有所不盡安者則聖人之道其行豈得而遠也道行於暫而不行於遠是未得天下欣然之機也得其欣然之機而道可以遠矣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其所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亦有所甚難者矣令發而士之坐者涕沾

襟卧者涕交頤此宜有所甚不樂者矣然鼓鼙之聲鏜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惰者激至於殺身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故也故夫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於死也聖人之道非如兵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也趨於道者趨於安也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令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鳴此其於吾道何與焉而聖人之經繼禮以樂者何也人有幽憂而不樂者散之以嘯歌有所鬱結

而不平者銷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寓於八物之質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而颺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悅之者心愉必有渙然而悟犁然而昇者矣樂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惟其不知乃其真知也歟善乎孟子之言道也樂之實樂仁義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夫聖人之樂至於

使人手舞足蹈於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不示其機者也孟子者不秘其機者也謹論

書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約而豫聖人於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

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邪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觀啓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形信而後聲信道果無形邪道猶天也天果無形邪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虛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

形信而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已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易禮樂者離婁之所以喻衆人者也衆則何敢疑乎離婁而亦豈信乎離婁也邪何能以已之目傳之天下之耳哉然則聖人何以信天下之觀蓋天下之無形莫鬼神若也而聖人能使鬼神之有形況於道乎祭之有尸所以形鬼神之無形也道獨無尸耶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歟聖人之作經是以有書焉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 易禮樂之聲也昔者易禮樂之作也聖人曰此為易此為禮為樂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行也知而行則聖則賢則君子否則愚則鄙則小人知而行則治則安則存否則亂則危則滅天下則從聖人矣雖然知而行者誰歟向之而成者誰歟背之而敗者又誰歟天下不見其事則曰此聖人之私言也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言曰古之人

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有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曰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凶也而已矣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儆慕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儆心一生則不疑道而無不行嗚呼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無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易行者無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

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於書備之矣謹論

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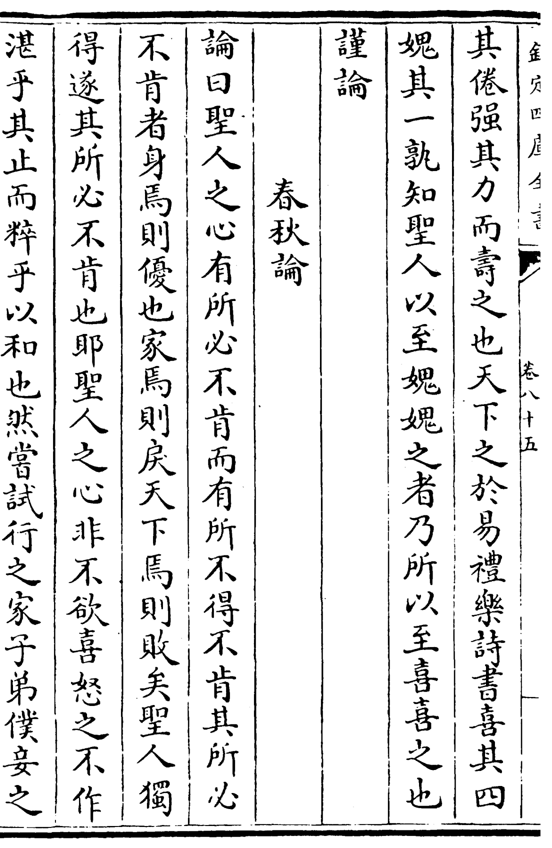
論曰天下之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廹甚徐而甚廹者導其善者以之於道矯其不善者以復於道也宜徐而廹天下之善始慼宜廹而徐天下之不善始逋蓋逋因於莫之矯而慼起於莫之導善而莫之導是謂窒善不善而莫之矯是謂閼不善聖人反是徐其所不宜廹而廹其所不宜徐經之自易而書非不備也然皆所以

徐天下者也啓其扃聽其入坦其軌縱其馳入也馳也否也聖人油然不責之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則不善亦可導乎聖人於是變而為迫非樂於迫也欲不變而不得也迫之者矯之也是故有詩焉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寛嗟乎孰知禮之嚴為嚴之寛詩之寛為寛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約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之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衆

媿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衆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寛乎聳乎其必譏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惡於盜而慄於童子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也而東隣之童旁觀而適見之則怍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則怍焉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告也見者與不見者

朋譏而群哂焉則不惟大作也不惟大病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怍於奪而怍於見故曰矯生於媿夫曷不啼於未譏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譏與哂之後故曰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汙也可擯其潔也可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恕其初乎將擠其終乎則譏為礐根哂為德源矣故曰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詩人之言至發其君宮闈不修之隱慝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復闕

溱洧之過歌詠文武之遺風餘澤而嘆息東周列國之亂哀窮屈而憎貪饞深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議之者寡邪夫人之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暄則倦凜則力十日之暄可無一日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也人之情不喜於暄而悲於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作



其倦強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詩書喜其四媿其一孰知聖人以至媿媿之者乃所以至喜喜之也

謹論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焉則優也家焉則戾天下焉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其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家子弟僕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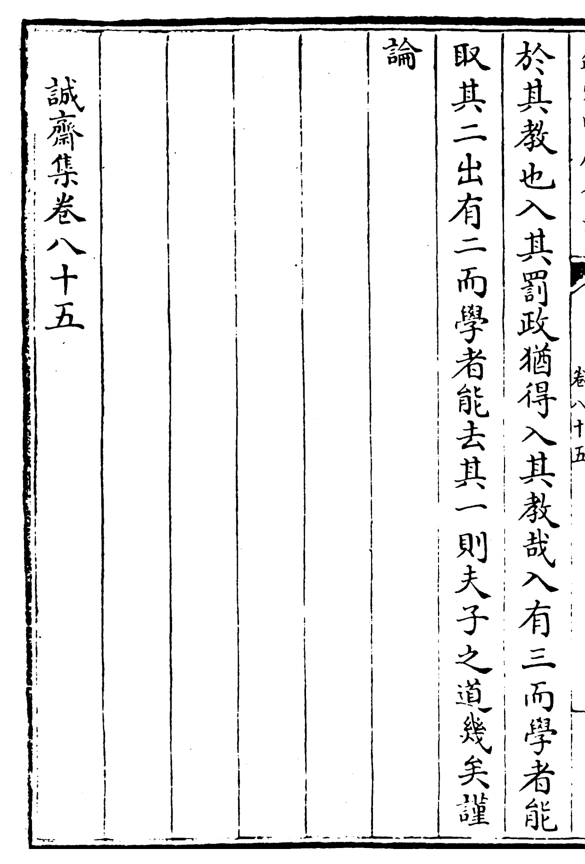
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而戾也而猶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繫焉制焉作焉定焉刪焉勤矣哉而志獨在於春秋蓋老而不疲不就則不瞑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為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政於天也彼

見夫子之不政於今也而不知其政於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恕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裔而或國之夫子之賞政下猶不捐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脫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為是不然夫子之身則

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譴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見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知之

矣至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曷為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莫之告而告莫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於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

職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政也而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爲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天不得臨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也夫子之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遠



於其教也入其罰政猶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謹論

誠齋集卷八十五